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後村集卷三十三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蔣如燕

後村集卷三十三　　　宋　劉克莊　撰

祭文

祭趙仲白文

嗚呼仲白有馳騁當世之志而欲行輒躓有蕭散出塵之韻而欲隱不遂身居廛市而健羨泉石家無米鹽而喜談文字年踰四十或挽之仕果觸上官見捃獄吏放詘十年攷訂百氏新註冊書自解易繫稗官野史冢書

枕記星數之學醫卜之技鬼神幽頤蟲魚碎細人浩刼以未睹子一覽而默識漢庭諸老惜子中棄或為訟寃或請贖罪覊旅長安薪炊罕繼放浪淮海吟哦不廢近書未乾遽訃忽至初傳丹毒又云風痺聞之驚倒彈指出涕烏呼悲夫玉樓之文清廟之器昔何辜而挫辱今何譴而夭逝豈名盛之作祟抑才高之為累嗟予與子猶如昆弟夜讀共燈春遨聯轡閒與子處子夕不寐蹴趺叩齒呼吸導氣金石之劑亦頗服餌自言所學甚神

而秘忽焉淪謝意者仙蛻𡁉昔樽酒從容言志誅茅卜
鄰入林把臂製山人之巾褐創精舍之枕被予長往而
不返予獨立而無對詩筒永已柴扉長閉予倡孰和予
忘孰記予之後事差强人意婦如德曜可以守誼友如
山公可以託嗣植君門户立君墓隧余雖才盡可述銘
誌寢門一慟冀子不寐烏呼悲夫尚享

祭豐宅之郎中文

惟公忠誠對越氣力任重米鹽碎務一覽默誦軍國大

疑半語折衷有為必成所發立中究觀平生皦如星鳳賢人落落公則嚴奉纖夫赫赫公所嘲弄白頭乘邊值時倥偬聚拾潰失鎮壓頑洞奮拳走敵雪涕誓衆恩能懷徠智可操控書舐和議羣口方鬨奏繩大將天顏為動淮淝既提移守鐵甕朱幡甫志白雞忽夢士亡砥柱國仆梁棟烏呼哀哉愚嘗評公英偉宏縱睥睨楚漢越軼晉宋海鯨天馬不可羈鞚元龍越石千載伯仲凡公所至輒以從容愚性孤直議法讞訟大或苦爭小亦微

諷人曰乖忤公每採用片詞隻字廣座吟誦悲夫已矣反袂長慟公方貴仕不蓄餘俸收烟聚族有無通共越上田廬不過茅葑上聞公訃下詔給賵庶幾墓櫝賴以封種愚屏空山瀕於饑凍喪莫臨弔葬復阻送緘詞入浙維以抒痛烏呼哀哉

祭方孚若寶謨文

嗚呼士患白首無聞於世公未三十立奇節取顯仕自江湖嶺海外至荒徼皆喜道其姓名何其鋭也然甫四

十而廢廢數年而死又何脆也烏呼人才實難天之生
公若有為矣夫予之以如是之才則必深培而厚植之
以冀收其柱石棟梁之用令也敷榮暢茂於其始催殘
夭伐於其後抑不知天之生公竟何為乎烏呼開熈遺
使舉國莫行公馳单馬三涉邊庭嘉定告警諸將閉壁
公無一兵自請出戰方其發獨見於羣疑之表立孤軍
於衆怯之内孰不聞風聳慕以為天下奇男子也及夫
時改事定人心一變寥者指其踈斂者議其放約者病

其侈而公以不用死矣盖大將軍薄賞蘇武漢儒議陳湯傅介子徼功生事自古則已然矣公何恨焉陳元龍劉越石豪宕無成周瑜龐統不待老壽有才而無命有志而無時若此者亦多矣公何恨焉余之所以深悲極痛者士既不遇退於家老於鄉吟嘯於某水某丘若竹林蘭亭之遊亦先賢之高趣也今又不然而今而後泉石竹樹雲煙風月皆寂寥而無味矣是進不得伸其有用之志退不得全其無用之樂豈非所謂深悲極痛者

乎公沒旬浹小君偕逝高年之母巋然獨存語之土木猶當流涕況平生交友之情哉烏呼昔與公飲常恨酒少今舉此觴公不能釂烏呼哀哉

祭李蘄州文

嗚呼蘄黃之禍尚忍言哉敵掃其衆哭然而來君方戍蘄蓋已屬疾扶舁登陴蒙犯矢石衆欲潰去君守愈堅弓盡鼓竭握拳誓天孤城可隳大節不毀朝服拜闕談笑即死嗚呼有國家者尤寶忠臣歷攷載籍代不數人

武夫粗暴文吏縮瑟平居掉舌臨難屈膝惟君所學厥有師承綱常之理講貫素明闔門狥義甘如飴竊國人相弔行路涕出嗚呼阿世之學或以取封君老不合轅固申公棄郡之責無過少貶君死不去張廵許遠充志與氣人之所難全名與節天之所慳没於膴下滔滔皆是孰史有傳孰廟有謚嗚呼哀哉士失砥柱國亡金城臨風一哀非為交情聞君有子天意可見堂堂如生歆此菲薦嗚呼哀哉

祭方武成文

嗚呼寳謨之喪萬里遣訃君棄其孥跣足不屨旣斊遂
痁尚宿葬處我勸君歸深山風露君殊自彊手畢壙户
昇疾返苫醫庸藥誤首投承氣暴下如注田傻煮蓡利
止熱去又易浙醫奄至大故惟君之病我知其緒伏於
奔喪作於發墓嗚呼哀哉君之雋敏鮮有儔𠃔寳謨謂
我兒學於爾我謝不敢君進未止虛空幻成平地突起
曾幾何時欲摩余壘天奪乃翁尚有吾子今也復夭萬

事已矣遺言琅琅託我以死門前賓客昔多如市身後人情今薄如紙覆此一觴老淚翻水烏呼哀哉

祭李尚書文

嗚呼公積三十年威望而後出當重任轅門初建諸將震聾檄書一出中原響動其事偉矣然而兵少備衆財狹費濶外叢艱梗内闕調燮方開其首識者固慮其尾矣嗚呼士幸敵弱奮𮐃裂眦當其鋒鋭遏之莫止及既衰竭鼓之弗起吽呼者噤虛驕者餒公方席藁自貶詞

義堅白握拳誓衆忠憤激發悵時賢之莫助援先民以自擬可謂天下之卓識人臣之盛軌矣嗚呼宴安者鴆毒也敵國者外懼也自公與敵對壘習卒於鬭而將帥出矣習士於險而人才見矣敵雖歲入滁楚告捷也豐濠堅守也蘄黄無恙也彼之統軍貴壻輿尸授首也山東之偽守若論魚貫面縛矣夫兵有利鈍慮有得失古之論者必參攷也若乃置利而責鈍掩得而疵失則自管樂以下其得為全人者無幾矣何獨於公然哉嗚呼

初誤泗上末警宣化彼媢公者藉口未已中渡之役豈公實使患則公當釁匪公啟疆歸壐出人享其利鉦動鼙震公受其詆是固可痛矣古之人有訟鮑宣者有救房琯者今也身任清議而清議不能伸公之屈力援名流而名流不能辨公之毀葢有背惠以市進和聲而助訕者矣不亦可痛之甚者乎雖然國家南渡百年士大夫皆以為非和無以立國至公遂破其論異日秉史筆者書曰絕幣自立由李公始嗟夫斯亦足矣嗚呼公之

晚節浮沉寓里霜顱雪頷闔扉隱几我來剝啄公尚倒屣別去幾日遠訃入耳蒼生之望竟絶於此我賤且戇公視猶子豈無忤觸人慍公喜偷生視景莫從公死南歸哭公僑寄客邸尊鄉之奠弗能具禮有香一銖酌以澗水公茹其誠不吐其菲嗚呼哀哉

祭袁侍郎文

嗚呼先生以性學而先鳴罹黨部而中廢使蕭然而終身視顏曾夫何愧迨涉華晧之年始遇休明之世既闢

迪於輿理亦紓發乎讜議蓋陰扶默贊莫測其淺深而明辯顯諫猶著其一二嗚呼前輩出處莫不有義若先朝之楊尹皆白首而得位雖一時蒙君子之福然後世責賢者之備昔愚於先生也惜逢辰之已晚今愚於先生也愴行志之未遂嗚呼哀哉先生於愚素有恩意昔叔孫之弟子幸厥師之引類古莫不然愚則異是當先生之光顯不規進而諷退每羞稱王吉貢禹之為而喜誦疏傅賀老之事嗟恩深之難報懟語淡而少味不然

則十年之間蹤跡罕至豈其尊翊於寂寥之時而簡惰於隆盛之際嗚呼先生云亡海内短氣聽琅琅之如在瞻堂堂之永閟莆靳修阻莫視殮窆皦日兹觴將以哀涕嗚呼哀哉尚享

祭李監丞文　柬

嗚呼歲在丁丑齊魯始通公有憂色拂袖幕中餞公江亭徘徊握手曰余莫爭冀子求救公去奚智我留奚痴厥後公言皆如著龜歲晚樂南道出石鼓公擁旌旗來

訪逆旅公髮愈白我顏亦蒼樽酒話舊意氣慨慷自爾以來公益貴顯有所平反有所舉按公之器識蔡謨右軍公之風采范滂王尊人物眇然公豈易得酸風吹訃壯夫淚滴公年非夭公位不卑公子甚賢而我何悲然公純孝有百歲母怡怡色養諄諄夜語天道何如使母哭兒止見潘輿不見萊衣烏呼人世蓋多缺陷公達此理往矣毋憾尚享

方孚若掩坎祭文

烏呼公忤其人時方盛年因其廢公廟堂之權其貴須臾浮雲飛煙公先其死則有數焉廢公者人死公者天公固達者含笑入泉曩營西崦絶識儼然日吉時良歸於新阡烏呼悲夫往公無恙賓客滿堂一客不至公不醻觴今日原頭㑹事淒涼送車蕭瑟悲風白楊公昔非存公今非亡彼則媮矣於公何傷我懷平生耿耿不忘白髮縞衣哭聲最長烏呼哀哉

祭方氏表弟文

烏呼吾念伯姊歸汝季女不腆齎裝散如風雨吾謂吾女必敬無違冀汝老成身修家肥汝復何為以鴆為餌母愁妻泣汝弗改嗜腸腐色敗亦更數醫銖劑石酒良術莫施烏呼伯姊何罪季女何負門戶奚寄兒女誰撫汝之二親併汝三喪卒哭之內當卜窀藏兒大從師女長擇匹猶有鬼神此語可質吾老多感逆境臨之覆此一觴汝寧不知嗚呼哀哉尚享

祭趙縣丞文

烏呼自君移疾僕輩私憂朝傳甚危暮說已瘳步武漸輕判押亦好醫來諗我君將謁告及此再病同列罔知欲往候君君居房帷中潛入視不可爲矣躊躇不寐若待猶子細君在疚賢嗣未來鄉路渺然行路共哀僚友之情譬之昆弟所愧力薄莫相從事縞衣相率哭君寢門將此掬淚祖於九泉烏呼哀哉

祭傅諫議文

嗚呼元祐名臣之事業靖康使臣之節誼與公論諫之

精忠出處之大致信前後之相輝亦今古之鮮儷初權臣之用兵公奉使於湖外倘片詞之投合則富貴之立至迺言首事之非甘受沮軍之罪迨寧皇之更化公入遷於諫地若少貶以狥時可平揖於高位而又堂堂伏閣之疏凛凛延英之議寖上咈於廟堂復内觸於宮寺及既去而復召遂纍辭而不至嗚呼使公之言用於開禧之末則生靈無丙寅丁卯之厄用於嘉定之初則朝廷享至和嘉祐之治奈何動落落以難合每飄飄而高

逝此識者尚論斯世安危理亂之機未嘗不有感於公
行藏用舍之際烏呼公之退休垂二十祺山林之趣愈
深而君親之念不廢其於善類之離合治道之隆替邊
事之動息朝廷之廢置儼端居而默思或展轉而不寐
雖迹疎勢隔難疾聲而大呼然慮遠憂深常太息而長
喟逢真主之龍飛首賜環而趣對上側席以良久公循
墻者數四曰衣冠之久挂曰筋力之已瘁獨諄諄之手
疏尚惓惓乎時事始優游而弭入終骾峭而直遂蓋忠

勤懇惻救焚拯溺似溫公之學冲澹峻潔高舉遠引則
蜀公之志至於拖紳一表奮發蹈厲殆房喬征遼之餘論
抑子囊城郢之遺意千載之下仁人志士讀之者必欷
歔而流涕烏呼道術裂而人才駁學問偏而氣質泥騖
功利者鍥薄談性命者迂滯卓哉我公純粹全備崇雅
道而傍通流略尚理致而不廢文字故能學貫百家文
高一世在朝為爭臣在外為循吏觀公平生英偉弘毅
意秋霜烈日凜乎不可褻然光風霽月即之而甚易率

禮如拘臨事如悸執謙如虛持敬如畏發於方寸塞於
天地嗚呼衣冠禮樂之所宗典刑文獻之所寄社稷生
靈之所屬消長治忽之所繫方龜吸而鶴峙忽山頹而
星墜嗚呼悲夫我昔狂簡公獨賞異每呼以忘年之友
欲養為有用之器既磨礱其麤鄙亦發藥其昏憒及夫
晚節奉詔引類公剡四人我忝一士遺言在耳遺書在
笥公今已矣拊膺反袂痛故老之凋盡悼餘生之淪棄
嗚呼古之人古之人或殺身穿冢以殉死或踰境越邑

而赴義今為五斗米之役坐阻一束芻之酹呼天不足
以洩哀竭海不足以續淚惟丹心之可鑒况英爽之不
昧嗚呼哀哉

祭夔漕王中甫文

嗚呼敵窺宣化黑幟如旗舁人夜驚縛筏濟矣羽書䌫
彈來如激矢嗟我與公一夕九起江風刮面淮雪裂指
調發處分頃刻千紙設艘防隘募士斫壘我方撓怯對
食忘匕公愈閒暇削脯行醴及夫解嚴捷旗送喜公戍

漢江我屏田里嶽祠甫碁公使夔子青袍如故公已龜
紫書來訪舊清言疊亹昨逢峽舟手提牘尾公健我衰
痛牽腰趾蜀丹甚靈邛竹尤美多病所須惟此而已公
没歲餘貧鈌奠誄一朝二物西來萬里發書長慟公止
於此悲夫千載而上毫分髮理三邊之事目擊身履人
怠我奮人動我止其才精練其器瑰偉竟復何為激電
逝水烏呼往哭立可二孫稚齒後哭次魏惟孤女耳公
有英嗣珠朗玉峙方彼二人公為不死同時幕府凋落

無幾矢詞洩哀公其歆只嗚呼哀哉

亡室祭文

烏虖君之靜專沖澹傳之於家溫諒慈恕得之於天故為女為婦而孝為妻為母而賢余涉世之齟齬偶與君而周旋北冒兵鋒南鶩瘴煙灘江觸石松灘覆船盖艱難險阻悲憂恐怖余不能不動於詞色者君處之而恬然追記平生嘉話善言余之疾痛以君為箴砭余之褊急以君為韋弦悲夫白首同歸余與君之願也三十九

而夭四十二而鰥尚忍言之悲夫伊人何辜異疢縈纏
畢詞婉氣而使之語蹇規行矩步而使之足攣余獨怪
夫悍且健者之不病又竊覬乎仁且病者雖瘵而久全
夫何一旦奄隨逝川悲夫君之至性世所罕見余之先
君君之聖善窂不已拱君每追憶必欷歔而涕漣及乎
屬纊氣息如縷尚於姑與父致其惓惓君之息十有八
矣猶執手枝淚不忍訣者得非以其羸弱而可憐悲夫
人生危脆忽如埃煙余奉母於高堂君從舅於九泉截

一身之半體抱千古之永冤余久倦遊從玆歸田願慈君之息至沒身而愈篤藏君之橐待子婦而後傳營家山之一丘築精舍之數椽生當讀書種樹於其間歿當尋同穴之盟焉悲夫百齡同盡誰後誰先誓留面目見君黃泉烏呼痛哉

亡室喪歸祭文

烏呼傳舍暫殯蕭寺寄敢是二說者未言鼻酸君之介弟與君愛子日吉時良護匶還里烏呼吾妻一死別吾子

生離悲夫奈何天實為之先人敝廬有圃與池君其往哉以需余歸

還里祭亡室文

嗚呼他日我歸鵲噪荊扉君與兒女笑語牵衣今日我歸室虛無人君兒苴麻君榻凝塵料檢巾笥皆君手蹟按行井臼皆君區畫窮民有四鰥居其首沈憂損人懼不能久君既長夜我亦中年昔慕伯鸞今師幼安為兒覓婦為君築阡然後飾巾以俟命焉嗚呼哀哉

祭陳北山文

惟古聖賢百行兼該精者為德麤者為才嗟後之人質偏器小傑才既稀全德尤少惟古文章六經具垂謂之立言亦曰修詞嗟彼之儒外文求理理既茫昧文亦骫

（骫）骳堂堂北山庶幾於全禀之天分得之師傳少參張呂歸於朱氏性命之大事物之細負其魁磊進輒不容退無寸柄為世所宗以德用才無跡可議以理貫文不斵而粹華軒非泰陋巷非臞朝野偉人東南大儒平生論

著皆有微旨扶聖之脉探經之髓發舒其華培溉其根鯨掣虎嘯風濤吐吞三十年間碑板溢出人獲一字價重金璧皐陶九德孔孟四科豈無它人孰如公多耆舊凋零賴有公在西風吹訃海内悲慨昔先君子與君同盟愚幼無知蟬噪蚓鳴流傳達公為啓玉齒每云今世獨步惟子晚畏言語終日病瘖公書來勸姑飲勿吟汞焚筆研時引杯勺佩公良箴匪曰善謔我歸後村公葬墨溪豈無尊鄉道遠莫齎顧瞻纂陵獻誄與挽哀雖如

新禮則已晚嗚呼哀哉

亡室掩坎祭文

子有慈父又有老姑愛憐其子賓友其夫云何属疾有寢無寤人世一瞬夜臺千古壙土燥溫萬金難求謂善無報視此一抔古人有言死則同穴嗟余與子暫睽終合顴宪徹天滴淚入泉寫哀一觴抱痛百年嗚呼哀哉

祭外舅文

惟公稟天地之冲和踐聖賢之中庸靡煩矯揉而與道

合不立標的而為物宗究觀平生出處雍容來如祥麟去如冥鴻祿豈必厚位不待穹二頃之田環堵之宫視觀廟之岑寂等臺閣之顯融造皇上之訪落搜巖穴而一空嘗累徵而莫致信獨見之鮮同昔有兩生今復有公雖進無圖回事業之柄然退有扶持名教之功取諸人者甚廉報於天者宜豐何八秩之甫開遽兩楹之告凶蓋自童至耄制行無玷者學力之到自病至死持敬不脩者定力之充嗟夫自我登門二十年中恩我教我

慈愛最隆挹清標而立懦扣精論而擊蒙浴魯點於沂水坐光庭於春風屬我悼亡覺公情鍾憫靈照之先逝痛孟光之不終豈致疾之有因徒飲恨於無窮嗟夫賓榻塵凝家塋峇封它日重來空愴遺蹤舊悲未平新憤塡胷不腆茲觴敢告哀悃烏呼哀哉

祭胡仲方尚書文

烏呼挹公風標彥輔叔寶聽公議論興公逸少捉塵笑談刻燭倡酬公非今人晉第一流久掾公府新美世事

再長槖班裨贊國是衆所期公與公自期下畢嚴徐上
坂龍夔如何十年卷懐去國晚雖徵還曾未安跡高爵
崇秩固無一虧盛心懿識有不盡施自幼識公令我一
老惟公規模我所深曉欲以安靖銷弭塞氛欲以整暇
應酬世紛杯酒非酣幅巾非傲有所陶寫有所賞好嗟
乎斯人奄忽九京空懐積疑無復細評古人千里素車
白馬我足如縶我淚如瀉嗚呼哀哉尚享

祖奠外舅祭文

小人曰死君子曰終公雖云亡詎與衆同一代勝流百世清風天壤有敝名德無窮悲夫歲歲年年一來訪公今日何爲縞素郭東我返自崖公歸於宮九原不隔一念可通嗚呼哀哉

祭陳師復寺丞文

於乎律己伯夷之清待人太丘之廣臨民子產之愛立朝汲黯之戇若不能言而盡該貫古今之義理若不勝衣而有負荷天下之力量拂袖歸來朝野想望踐聖賢之

棐蕿化州邑以廉讓訓子弟於家庭聚秀孝於里巷有通體於誠實無一毫之矯妄有終身之戰兢無跬步之怠放善類以為宗主學者以為師匠皆謂其享彭聃之高年踵韓呂之世相夫何一夕遽得微恙方親朋之來問覺神氣之猶王曰大丈夫臨危㩀國事之莫吐安能與兒女咿嚘涕泣於袵席之上嗚呼斯人弘毅忠壯嗜道義如膾炙輕名利如糞壤使其耇老不過菜羹脫粟味臞儒之樂深衣大帶為後生之唱然猶摧之暴而奪

之速豈非蒼生之無祿斯文之將喪某少小親炙平生敬嚮非止涉其藩籬實深造其閫文理無徵而不講事有疑而必訪忽山頹而哲萎將安放而安仰陳寢門之薄酹庶䰟識之來享嗚呼哀哉

祭胡伯圜尚書文

嗚呼本朝人物多出江鄉廬陵一州魁傑相望前歐後胡骨朽名香公與少公蚤相頡頏故家文獻中朝典常並奏壎篪互為宮商里人皆曰淡菴不忘三十年間更

迭翔翔虎節麟符台斗文昌國有喬木民有甘棠世人皆曰忠簡有光烏呼諸公逢辰樂飲蒲堂公來何晚鬚鬢如霜憂時懆切望古慨慷當世人物高下短長氣力所嘘衡尺所量衆不敢援横身主張上或未知極口薦揚天下桃李多出門墻使公盡用必扶忠良公道必開國勢必彊奈何一夕騎箕帝傍烏呼昔我尚少從公南昌厥後追隨于昇于湘公不相吏吹笙鼓簧我官建溪飛語中傷衆競關弓公以身當流涕止之納矢於房晚

觸禍機無地退藏公語諸公弱羽已瘡禹錫有親朱雲
素狂幸小寬之俾謀稻粱汲引一念至死不忘烏呼天
將否我絕其津梁追憶平生驚呼熱腸在昔先民匍匐
赴喪我有掬淚欲灑帷牀紅巾滿山道梗歲荒葬以曷
日冢以何罔日往月來尊觶莫將避謗謹語又闕輓章
負誼辜恩心折涕滂西望長號姑覆一觴此身未隕此
願或償烏呼哀哉

祭周淳仁文

烏呼始聞君貶彈指失驚相去萬里不知罪名後聞君訃反袂涕流亦罔知君委蛻之由烏呼哀哉昔有二士太白子昂拔起詞林虎躍龍翔一斃圜土一譎夜郎千載而下猶為感傷若夫不為永王所污而受嶺海之竄非有射洪之富而為獄吏所戕酷哉此冤貫於彼蒼我攜遺墨白之玉堂相與經畫致君之喪友朋之誼莫施毫芒俟君返骨當相窀藏烏呼哀哉

寺官祭真參政文

嗚呼四科九德自昔難并人得一偏公集大成穿鑿之
學畔師離經公獨純正南軒考亭纂組之文諫薄纎輕
公獨雄渾眉山廬陵蚤歲來儀朝陽屢鳴元城了翁公
之直聲中年袖手俟時之清君實晦叔公之重名白首
還朝化瑟初更吾君前席久不見生吾相開閤虛左起
迎執筆玉堂開卷邇英三月初吉始畀文衡將授以政
撰日告庭乃於此時諗疾孑寧一身安否一國笑顰帝
有恩言寬慮嗇神衆願有瘳起而經綸奈何蒼天奪此

偉人下孤輿望上惻聖情國有議論誰為將明民有利害誰為罷行吾黨之士誰為統盟後來之俊誰為作興意者世道消長相乘復疑天意未欲治平嗚呼萬世之標千載之英今其已矣行路嗟驚況侍班聯久覩儀刑相率一哀心折涕零嗚呼哀哉

後村集卷三十三

後村集卷三十四

宋 劉克莊 撰

祭文

路祭西山先生文

嗚呼先生屬疾聞者齎咨上對近臣玉色不怡丞相遺書千里迎醫下至閭巷婦女童兒咸曰哲人必介壽祺云何一夕去而騎箕在昔范公方古禼夔晚登政府不至冡司學者至今致恨於斯然其謨畫畧已設施先生

視彼則尤可悲平生修方未試刀圭謂天無意斯文在兹謂天有意一老不遺太平之望竟復何時禮樂之興百年待誰嗚呼昔者之來大帶深衣都人聚觀公歸何遅今者之還丹旐素帷都人相弔公去安之刲二三子久從吾師要絰執紼於禮則宜屬畏簡書僅至江湄覆此一觴慟哭以辭嗚呼哀哉

代宰執祭曾知院文

嗚呼昔者聖門尤嚴論人弘毅重任木訥近仁先朝韓

富庶幾其倫公方弱冠大魁奮身刹落虛驕踐履貞純
外無光怪中含至珍犖悅不施自然之文其在朝廷及
處縉紳戰戰兢兢便便恂恂慮然後動靈龜通神時然
後言蟄雷發春受先帝知觸時相嗔脫屣遺榮舉扇障
塵東山零雨西郊密雲蒼黔歆望膏澤久屯及上親政
起公於閭載秉事樞方倚經綸正邪之辨理亂之分公
每入告上亦下詢狂猘南吠其聲狺狺授公斧鉞指揮
三軍太乙臨吳事會方新妖星隕營壯圖莫伸嗚呼哀

哉長樂之陳建安之真與公相踵被髮騎驎歲行甫周奪三良臣當宁輟朝行路悲辛而况吾徒道合情親吉人之詞其可復聞德人之容再面無因寢門一哀有淚盈巾嗚呼哀哉

墓祭西山先生文

嗚呼先生寢疾蕭然賓廡户外之屨歷歷可數雪深至腰愚不敢去爾後學者散無宗主北面宅師尊禰忘祖愚抱太玄獨立寡與及對便朝頗進狂瞽力量雖微肝

肺畢吐皆昔坐偶散詔之語豈惟先生上帝臨女奏篇
有藁對語有記死者復生可以不愧謂之背師天乎無
罪夢奠以來局面日異引去不勇强留無味有愧先生
獨此一事豈無同時及門之士夫何綿薄獨任清議將
待之厚故責之備是耶非耶莫詰所自嗚呼幼爲先生
門生弟子晚爲先生司馬長史古人重誼均於倫紀築
室三年素車千里昨者祭祖及郊而止蘼陵會窆有縶
其趾謂之背師敬知罪矣釋氏有懺聖門貴悔稽首新

阡自訟如此誅之赦之先生不死嗚呼哀哉

祭鄭子敬左司文

於乎史氏之季我閒八年公更倍之閉關蕭然我已惰荒公方精專聚書如山手自校研魯壁汲冢刪後畫前上考洙泗關洛之傳左馬下接巽巖續編義理精微事物本原治亂消長典章革沿鉤索鈔纂網羅貫穿胷有五車手無寸權卷而懷之北陌東阡我雖空空大節偶全執鞭屬橐與公周旋始俱紅顏俄各華顛晚遇端平

相繼招延我滯泠局公稍進遷遂掾省闥靡勤不宣議挈綱維奮起沉綿議去冗蠹仲縮痺攣議抑僥倖杜絕扳緣衆方狺狺公獨惓惓或摘語公前有穽淵公笑而答成功則天去國匆匆如箭離弦出東華門呼西興船寄家蕭寺禪榻茗烟明年我逐歸相後先公往收潭我來刺袁一春濶疎驛使三千走介未達聞公已仙驚呼失聲腸熱涕漣烏呼昔在元樞光輔慶元公其嫡嗣寶藏家氊庭無宮羽室無姝妍原明公休未知孰賢昔在

端明名重淳乾公其外孫盡讀架籤所承文獻所漸淵源茶山東萊則其匹焉不秉史筆不侍講筵不爲給諫命有所懸世運艱虞哲人逃遭逝者奚恨生者自憐宅日我歸水涯山顚誰借異書誰續微言有惑誰祛有瑕誰鐫迅哉露電邈然山川白馬之峰手營吉原梧楸老矣稚竹可椽祖者幾人素車翩翩嗟我不羽安能飛翾覆酒奠芻滴淚入泉嗚呼哀哉

祭張敏則都承文

嗚呼開禧合而條離端平入而驟出首調停於學禁亦諫止於邊隙名益退而愈重節後凋而不詘雖里巷之屏處尚國人之矜式與其少而横金孰若晚而全璧慨舊人之無多幸故老之遺一謂方介於眉壽乃不起於殤疾渺世道其誰恃恍神理之難詰於虖自我來袁朝夕親炙我有積疑過揚雄之宅公無一事至言偃之室論多同而少異情每見而加密憶開酒樽且餞召馹我拜手而起賀公深顰而太息曰時事如此我年如此乃

先賢飾巾之時古人祈死之日烏呼言猶在耳追記歷歷幾日不見遂至此極寢門一酹感慨填臆既深爲州里哀又重爲朝廷惜也烏呼哀哉

祭徐子壽尚書文

烏呼早客閶幕方議進取嗟我與公扣閤四五流涕請侯根立勢舉衆指而笑尚生不武晚掾省闥值建督府聯名駁議條畫縷數曰此虛形不足禦侮衆譁且怒二臣實沮厥後諸事畧如前語鋒挫泗城局結盆浦二十

餘年議論出處雖異形骸實同肺腑公久顯融我獨齟
齬端平之元徵至在所於朝孤立惟公相予昔離今合
歲月如許其合幾何僅一炊黍公先我後散如風雨時
事益急潰決莫禦意公復用收拾苴補西風吹訃老懷
凄悲我嘗評公金振玉吐王謝復生倒授之麈及乎臨
事精練勤苦誰其似之彷彿陶庾竟復奚為貴志千古
士無統盟國無謀主欲往哭公身縻郡組覆此一觴公
來歆酤

祭丁元暉給事文

嗚呼當史氏之盛時公已久於班列彼呴沫而相親比掩鼻而自潔值聖化之更張開言路之翁結果豸冠之舒翹亦鯁論之劘切鍼時弊之膏肓諫兵事於芽蘖曰始謀之輕侻恐後患之潰裂俄草制於掖垣恥聾悅之為悅寢掖庭之貤封沮戚畹之旄鉞暨披敕於銀臺益砥礪於名節嘗剽聞其一二非掎摭於瑣屑其尤大者繫於善類離合之機世道消長之決謂事樞之登秉忽

國棟之摧折上動容而震悼士反袂而悽咽況平生之親友每懷抱之傾竭憶樸被而去國尚載酒而餞别感志念之綢繆味談諧之奇絶屬流落於江鄉寢濶踈於京泖覽近書之墨濕聆新訃而腸熱時方極於艱虞天遽奪於賢哲嗟實鑑之云亡懼金甌之遂缺入里門而長慟愴泉臺之永訣冀英爽之來臨歆故人之薄奠嗚呼哀哉

祭南塘趙尚書文

嗚呼紹熙之相用公不勇竟令天仙謫墮濁冗端平之相勇於用公掌制持槖不出歲中時議出師稍拓故地公實苦爭疏一箴二諫墨猶濕師潰弗支朝野太息謂公著龜相去客逐公從婺至自結明主尤厚新揆諸生惓惓欲救危機更諷迭論去佞格非公獨愀然云此無益火後一封讀者唶唶向也鳳兮覽德之輝今也鳳兮何德之衰在昔謝公語未嘗謬偶然一差白雞告咎公之奏篇與訃俱傳吏考平生素論豈然衆譁而指日月

之食公笑而受春秋之責公有逸美人所未知安得南董為公書之世論刻深幾於文致我諒公心涕唾榮利少於先儒蓋多難擬晚於時賢不茍和隨咸韶文章玉雪標度百年以來江表獨步長江萬里老柏千尋枝槮派曲未害高深公於西山若有遺恨交道方媮我則不敢烏虖哀哉

祭崔相文

烏虖昔椽儀真公為楊帥白事玉帳一見賞異每云近

歲人物稀疎吾得二士子華潛夫厥後子華以功名顯
我方困讒跋疐連蹇端平之初稍進在廷公拜東府謂
且班迎公不果來我亦逐去聞宣黄麻延登次輔置相
如此國其庶幾都人相告日望衮歸清獻琴鶴君實童
馬使坐廟堂一清朝野公方累疏堅卧固辭上遣貴璫
旨諭莫移凡今之人動色簞食公於相印閉目不視如
公所立百世猶興誰其似之嚴光管寧歲晚南來喜將
親炙道聞公薨彈指涕出猶至南都不見元城抱此一

恨曷時而平晉未可圖以偉人在今其云亡江表奚賴
旋馬之廳我有束芻薄言陳之公其吐諸嗚呼哀哉尚
享

祖祭崔相文同諸司

嗚呼世所謂貴莫如三公公辭召冢以初服終世所謂
富莫如萬鍾公卻厚祿與糞土同使公復出一時蒙功
公雖不出百世聞風尚有偉人奚憂江東公身安否世
道汙隆方聚秋英忽仆寒松鬣去極摇虎逝山空凡我

同人孰不哀恫烏呼高於二疏潔於兩龔國僑之惠史魚之忠今其往矣海山改容日吉時良將返幽宮某等屬縻符節阻視窆封一慟西州悲涕無從烏呼哀哉

祭黄市舶文同諸司

烏呼始讀公賦飄然無敵士林斂衽謂公詞伯及與公交粹然可親然後太息公真德人曰才與名士之所挾著鞭青雲有徑甚捷曰勢與利人之所趨佩玉深衣何行之徐流落江湖蒼顏白首晚入脩門或開薦口當軸

挽留公力請麾其視遠名畧不鄙夷琛臺弄印璽書就畀見諸訓詞曰汝兼吏國人景行吾輩得朋合并云始傾倒未能疇昔之夜月華初霽臨池一笑共卜後會三人鼎足訝公不來坐闌呼醫屏樂覆杯疾馳至門不可為已人生危脆乃有如此年不為夭位不為卑故鄉差遠行路共悲嘗聞賢者殁必有後公之掌珠雖尚穉幼顏色哭泣纍然如儀為善之報其在此兒幽明路殊無復論質縞衣寢門三號而出烏呼哀哉

路祭黃市舶文同諸司

先民有言富貴在天奈何其間分劑常偏舉畀他人類不甚惜獨於儒者乃若是嗇緼則厚矣施未毫芒如夢大槐如炊黃粱賈人驚嗟吏士祖送吾嘗同僚相率一慟

祭李左相文

嗚呼端嘉以來國脉如絲藥不對證上屢易醫公相最晚公力孔痒徐投刀圭挽回元氣權位傾軋古今所同

奭曰不說牛李相攻公於其間獨和鼎味兩忘恩怨一
泯同異孰呂孰范惟善之從無洛無蜀惟賢是庸諄諄
啓擬汲汲延納黨論復伸善類幾合其辨忠邪與爭是
非公每犯顏天為霽威所進者曰相有公議所退者曰
相非私意自始至終無富貴心雖有衮衣不改布衾索
馬歸第猶閱堂案拖紳飾巾倉卒不亂公與元老相先
後亹世論喧啾孰為公評淳祐聖人親訂兩謚眕域截
然此夷彼惠文靖殁久主眷未衰忠定用淺士譽已歸

公於二公彷彿相似浮榮一瞬令名萬祀我使番禺公
乏富春泫然三號渺矣百身空懷卵翼莫竭毫髪欲報
舊知尚堅晩節烏虖哀哉

祭顧君立

嗟嗟吾子介持自守三軍莫奪一介不取後生奚自皆
自復齋如子實踐㡬何人哉日我來南聘子于館語常
日晡坐或夜半察子暗室無一念欺君父在前敬義夾
持謂可師儒謂可風憲不然異時入廉吏傳屬有王命

我去子留臺閩知子禮羅繼收我舟垂發聞子暴病亟走及門則已長瞑先儒所戒委身庸醫子達此理胡為蹈之痛子無兒念子有母細君稚女團欒未久區區寸祿取之甚微煢煢數口持是安歸憶子平生凛凛如在畢不受薦貧不可賄雖然如是安用朋友於子後事敢不竭情殮首足形返柩千里子不我屬我不容已縞衣重來心折涕濡魂兮不忘歆此束芻嗚呼哀哉

祭妻弟林養直文

子之事親參騫庶幾四十年間跬步不離純篤之行貫於神祇晚愛掌珠屬迫官期予與孟光挾以自隨昔處以孝今出以慈羊石之行弗諏以龜僕初聞時且駭且疑人無根蒂穀氣養之子入中年得疾甚奇併日空腸抄粥數匙衝冒勞苦奚恃以支居無幾何遠訃忽馳閭里相弔失聲齎咨吉士德人胡慘若斯猶有一幸稍寛哀思由病至死由死至歸經紀纖悉一出右嬬茅花湍山熱如蒸炊苴麻徒跣令妻佳兒遂以匶返殆天扶持

自少相依三紀於兹豈曰親狎至行可師中間兩家存殁合暌福勝西樓翁仲纍纍子復逝矣舊人愈稀存者惟僕與子伯兮感今懷昔如何勿悲我有雞絮漬以一巵老眼久枯滂然垂涕扶憊酹子知乎不知

祭林煥章文

士方盛壯道義自將此身圭璧外物粃糠高為虞夷次為哲張及既華皓無復激昂或辱乃去或留以僵小為申白大為禹光偉哉丈人講貫素詳歸不待年釣遊於

鄉其視觀廟無異朝堂十任廿考幾侔汾陽晏子之裘趙壹之囊伯厚之車幼安之牀人不堪憂公樂而康高謝招麾晚而罙剛彼皆倒逆此不眊荒古有大老非公孰當屬纊之項至言琅琅不入禪佛亦非老莊曳杖之歌音節慨慷曷不憖遺頽山摧梁先民有言匍匐救喪誰縶我足尼其車箱諸子謂我叅登門牆葬有日矣俾為銘章併致哀誄靈座之傍公不我吐歆此瓣香

祭游勉之侍郎文

於惟游氏遠矣淵源御史受業河南之門爰及默齋學於南軒公稍後出以篪和塤兄之賢季師之嫡孫匪曰菁華先植本根嘉定之末端平之元犯雷霆威進藥石言麟莫羈係鳳肯啄吞或勸少貶腐鼠嚇鵷法從非貴方面非尊彙詔上雍頻疏扣閽身不敢私君不可諼本懷止足矧迫耄惛力請得謝冥冥高騫一區之宅五畝之園徙倚茂密摘弄潺湲名臣欲盡一老僅存品其清裁范滂陳蕃訂其細行管寧邴原昔士鳴珂公方擁轎

每奉談塵亦同酒樽公晚東歸我達南轅坎壈百謫久伏丘樊攣痺偏枯併闕寒溫耳聞山頽淚如河翻殄瘁情深哀誄詞繁空誦離騷安能招魂嗚呼哀哉尚享

祭唐伯玉常卿文

先朝遺直多出華宗熙寧諫院慶歷殿中請尚方劍嬰權門鋒誰其似之堂堂坦翁端平親擢冠豸乗驄內而掖庭上而清躬奄戚之貴家黼之崇大者庭諍小亦囊封或奉白簡對仗力攻臣無他腸臣有孤忠名如泰山

身如斷蓬客有餞者舉手屬公方之鄒陳又曰任襲公獨感慨愀然變容所上諫書欲沃帝聰乃如客言未諒余衷盜名之人與竊賄同惟公素心可質蒼穹瘴海之南大江之東舣棱雖遠節矗尚雄帝曰公歸潦霧颸風俾典曲臺古鼎編鍾方際休明儵罹閔凶平生大節忠孝最隆退不忘君如在顯融老尤慕親甚於孩童臞不勝喪奄然告終匪人之亡惟國之空我如石頑資公磨礲少忝交遊晚叨寅恭辛丑登高飀結之峰嘗舉别酒

澆磊磈胷歸相後先各未衰癃殰可負韎奴可宿舂彼盟未寒此興亦濃閴六月訃為三日聾譬厦顛矣士咼栟櫋譬舟沉矣孰濟不通我有長劔欲挂短松久病著牀寸步需䍐抱此一欷殷憂無悰死者可作吾將誰從往此束芻敬告哀恫烏呼哀哉

祭百五侄文

惟汝幼而頴悟長而玉立頎然秀美見者傾挹雅俗兼通詩禮蚤習舉隅反三觸類知十談諧有味應對尤給

頗富見聞間出篇什内順尊老外敬友執處衆恂恂向
學汲汲譬如升梯舉武躡級屬開試闈爰理書笈婦妾方
妊出門若繫振臂一行既抵京邑忽苦滯下腸滑肛漩
三醫環之煮飲投粒語何琅琅勢已岌岌凶訃遽傳安
書猶濕烏呼父兄望汝弓冶是襲交遊期汝朱紫可拾
何物怪鬼奪汝之急汝翁喪汝侘傺鬱悒雪涕箋天求
解麾職夢寐丘園厭苦原隰汝婦得雄頭角奮蟄飛書
報汝何嗟其及妾擁夜髻婦歎宵熠汝兒汝女呱呱以

泣喪車言歸六親咸集橘柚弄色蟹蛤吐汁有酒在尊曷不鯨吸先人舊廬汝翁所葺汝復何為過門不入嗚呼哀哉

祭趙保昌叔愚文

昔仕豫章君美少年如揮麈人如捉月仙繼客京城初建宗學君於其間麒麟鸑鷟後妝宜春握手悲辛君赴湘南華髮選人晚使楚東致此重客向之玉雪今也黧黑約君襆被話舊對牀數日不來聞君背瘍亟走視君

骨見衣表君於去來胷中洞了慷慨謂余以身累君君如師魯僕愁希文倉皇買棺托君僚友衣足附身衾亦覆首日吉時良遂轉櫬竿奉君之匶歸於家山龐公妻子猶隔瘴霧迎挈之責僕敢不助属有官守祖君江湄嗚呼叔愚知耶不知

祭湯仲能文

嗚呼早挹存齋中交晦靜晚善遺公珠璧輝映四海所稀一門而並近參周朱逮沂淵孟祖而事物妙而性命

先儒疑義下語未瑩前輩緒論開端未竟審思明辨博
考精訂餘力及文上下馳騁論事條達析理確証森嚴
之言如造律令痛快之作若摧鋒陣離騷之亂國風之
興追還古雅掃去哇鄭詵詵逢掖沾丐殘賸蓄以深厚
持以誠敬行以平實發以剛勁給札之召加璧之聘謂
言遇合隨起譏評或云名高見忌豈定又疑語直遂忤
文靖垂登諸梯忽落於阱孰能容之賴陛下聖端嘉以
來屢易宰柄士居其間羣馬旋濘維君屹然鐵筆萬仞

寧煮折鐺肯顧陻甑九冠一壟衆醉獨醒起牧凋壘蕭

蕭雲髯堂屏觴豆庭絶笞榜辦香為曾鳴鼓攻鄭無侯

燕喜有僧苦硬未嘗乏興特不獻剩自吾得君懦氣頗

振從容叩擊宮動商應所同者心不同惟性舊臘書至

肝鬲傾盡首叙契濶末言疾疢上畀君節士聚相慶予

寧一月小休三徑彼使來謐此介往詷筆墨鮮健體力

佳勝豈陸無車豈川無艇方思劇談詎意長暝嗚呼君

昔在列昌言時政流涕納忠易醫療病俛仰十年方未

對證曷不講讀曷不諫諍曷不枉下奮筆誅佞曷不摛文鳴國之盛若古有訓惟人無競三良繼殲一老不憖先漢廉吏有唐卓行緊士冠冕亦國龜鏡厦摧棟桴航失纜矻平生清貧室如懸磬西風吹訃心折淚迸強作君誄辭事不稱豈無友朋不敢假倩往此束芻君儻來聽烏呼哀哉

祭都官兄文

二祖二父迭奏塤篪家法之懿士林所推洎我與兄生

而相依小兄兩歲垂髫佩觿遊則同隊學則共師兄慧
我鈍兄勤我嬉亦既分宦分巢析炊其間歲月儵合忽
睽我逢端平兄遇嘉熈晉掾紫樞晉郎粉闈我坐狂瞽
晨招莫麾兄益嚮用奉使右畿性不忤物仕方逢時曾
未幾何亦蹈危機我召自南顧戀母慈兄與居厚適先
得歸我亦寖召鼎足奉祠無云一門有三崇禧相與徜
徉山巔水涯我先起廢居厚踵隨兄有知己歲晚進為
薦口方開諱問忽馳嗚呼世尚清談實用則稀軍旅未

學財穀不知兄佐戎幕蹈險出奇幹無為有師以不饑縣譜尤高百年之恩刀筆平視蘇綽穆之鞭笏不數劉晏五琦宜總賦輿宜主計司暫畀一節遂閒七朞和扁袖手謂世無醫兄涉中年清苦自持婚嫁俱畢伏臘粗支手葺數椽不汰不庳架設圖書案陳鼎彝鄰有親朋傍無妾姬謂言後凋詎意早衰兄素達生胷懷坦夷豈厭憂患去如蛻遺頃失冢子薛婦生離近喪丘嫂蕭然房帷門戶之寄付之阿宜托孤愛女聞者齎咨追記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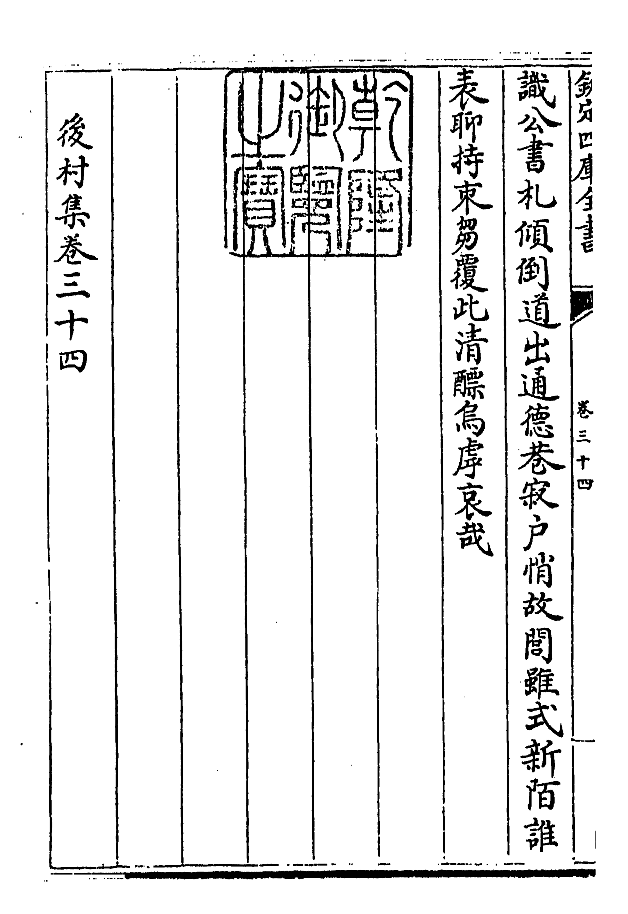
昔竹馬互騎安知衰莫原鴒折飛廣陵之操遂絶於兹洛社之遊無復後期欲往哭兄使事縶維往此瓣香瀾汍涕洟尚享

過信州祭徐仁伯侍郎文

烏呼楚龔之死已瀕耋耄有一父老踵門來弔比之膏薫天年不保余謂老父盖未聞道百年一瞬矢激電掃伯始韋人寧不華皓以彼為壽則此宜夭惟公大節如揭两曜計雖危晁功則存趙國人驚嗟天子震悼我不

識公書札傾倒道出通德巷寂户悄故閭雖式新陌誰

表聊持束芻覆此清醥烏虖哀哉



後村集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後村集卷三十五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　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蔣如燕

後村集卷三十五

宋 劉克莊 撰

祭文

祭季父習靜居士文

昔我兩翁手澤萬卷六丈夫子讀之殆徧或終隱約或稍光顯季父尤賢審思明辨近參朱張上泝鄒魯遂古以來聖經賢傳精粗融液顛末貫穿研尋微奥點竄訛舛自㓜酷嗜至耄靡倦依山結茅鄰不覿面瘦筇登覽

深衣閒燕洞洞屬屬兢兢戰戰義理之會事物之變本諸師說參以己見修於家庭化於鄉縣天錫高齡為諸老殿方伯之聘廉使之薦謝公掩鼻艮恐不免猿鶴有約羔雁無羨昌不憖遺奄蹟露電嗚呼哀哉關洛格言深味者鮮隆乾門户未絶如綫堂堂季父真知實踐前修典刑故家文獻譬如長松屹立霜霰尚難掊徠矧肯扳援周不能貴秦不能賤老死布韋涕喁軒冕晚見冢子脱吏部選百乘未迎兩楹忽奠謂神益謙謂天福善

胡為奇禍併奪罷囙行道之人莫不涕泣愚幼頗蒙季父訓勉久撰杖屨亦侍華研欲追高致自歎駑蹇每聞精論常愧粗淺歲晚竹林妄希小阮放逐來歸音容已遠哀猶如新禮則不腆嗚呼哀哉

祭工部弟文

與子同胞六十暑寒粤自髫髦至勝衣冠燈火共親虀鹽剖餐止則聯棲飛則接翰以記覽言子敏我須以才思言子贍我慳去而宦遊子易我難出與世接我危子

安我如射侯百矢所攢予如美璞了無瑕瘢嘗再立朝
不善刺鑽洎三典州勤拊凋殘邦人愛之若寵與寬旦
市之清聞於夷蠻屬者改絶起部搓蘭我復借留慰彼
惸鰥我滯鄱陽子留泉山江閩修阻得書絶艱聞有奇
疾客賸理間不以告我拜疏乞閒手書入京我忝召環
攜白朝堂為易名藩既解郡紱歸覲慈顏湯熨稍瘳徜
徉于盤袁復縮戍迎吏叩闗自言病起舉步蹣跚茅山
福地木天清班以榮戲綵以旌考槃我屢約子宦情已

闕山林之樂水菽之歡豈非鍾鼎賢於瓢簞及玆譴逐
謂言檀欒歸路得訃皆血未乾魏國九袠兄髮亦斑門
戶寂寞婦兒弱孱子焉往哉掉臂不還法書停披素琴
罷彈品石誰磨名畫誰看獨餘詩卷皆手自刪摩事琱
鎸亦無悅肇唐人高處極力追攀水心佳評亘古不刊
生前之榮一節兩轓身後之恨千緒萬端舊畬不腆新
廬未完遺言琅琅聞者悲酸鶺鴒鍾情忍聞閭棺鴒原
孔懷相與哭蔽不瞑子目幾裂我肝覆此卮酒掩袂汍

瀾嗚呼哀哉

祭古田弟文

嗚呼憶去秋之行役至太末而相遇惜六年之久暌懽一夕之暫聚遂聯牀而參語屢更僕而續炬既剝落於驕榮亦究極其歸趣歎學識之精詣訝顏髮之蒼素車轎轆而忍發馬踡跼而迴顧謂衣錦以趨庭洒苴麻而陟岵味書辭之悲哽逃創痛之深鉅練吉日而撤苴徵鄙文而銘墓子銜邺而端居余觸譴而汏去方夜雨之

尋盟忽曉風之吹訃承祖父之嫡傳超羣從而獨步少穎悟而有聞長秀美而無度見孤態皆辟易禿千兔猶鬱怒果得售於名場寖通籍於選部揮利斤於盤錯發新意於陳腐實士林之挺出剳吏幹之尤裕始不諧於俗好終難掩乎民譽奈何俾之幽憂且重嬰以沉痼氣上拂乎雲霄命奄蹟於朝露嗚呼哀哉豈負挾其逸才致時運之多牾抑竊覵於天巧雖造物而亦妬惟再世之文獻將一劵而授付意久蟄之必奮冐長寐而無寤

情本切於倫紀事況關於門戶莫致詰於杳冥但可諉諸氣數痛莫痛於季父之未窆哀莫哀於四孤之失哺胡不留子表瀧岡之阡畢向平之娶胡不待我為烏衣之游賡惠連之句悲零落之雁行陳菲薄之雞絮嗚呼哀哉

祭從母陳恭人文

嗚呼靈初來歸夫家苦貧啜菽盡歡舉案如賓夫雖策名齎志莫伸巢毀子幼行路悲辛靈方盛年禮法是循

敗屋一間寂寞之濵足不踐閾聲不出鄰持家斬斬誨
子諄諄瘠田墾藝故衣緝紉節高月旦誠動穹旻果食
其報雙桂一椿季也宦達列鼎養親命服板輿所至行
春垂登九袠雪鬓鶴身曷不百齡鸞誥鳳綸靈昔之往
歆豔搢紳靈今之歸哀感族姻惟行卓行千古不泯斷
臂而誓凝妻其人畫荻而教歐母之倫宜述彤史宜勒
堅珉照映天壤逾久逾新我家耆舊如星向晨相率縞
素薦觴與尊嗚呼哀哉尚享

祭寒齋文

昔聞君言窮高極深超出宇宙橫絶古今我獨憂君往而不返六丁盡力尺寸莫挽巷無車轍門長蒿蓬君忻然曰吾老是中花香鳥鳴夙朝月夕䁔言攜幼亦或命客庭中垂棗誼不苟貪井上有李咽之而甘近臣文章九重仄席君顧頓首辭以羸疾視蔭但化常情則然君之屬纊語皆可傳或者疑君瞿聃之學以身為患以滅為樂余曰不然殆未之思朝聞夕死竟復是誰人之生

世如夢如醉惟君卓然了此大事而我何為涕出如傾

入通德門追懷平生堂上老人二疏四皓閨中尤賢陶

母龎嫂退而就館接君雁行有禮有法元方季方凡此

諸人今皆安往我雖獨存白髮千丈昨與内相私議易

名近聞方伯抗疏追榮婦謚康子友揭貞曜靡煩有司

自致嘉號然君之生一不動心今其逝矣詎必顧歆桑

榆之年畏别親友况也永訣舉此卮酒嗚呼哀哉

祭方德潤寳學文

嗚呼蔣彈四人兄與我亞次及曜公請誅無赦赦而不誅恩出陛下兄解筆橐我奪民社謂兄累我事實不然狂瞽之論其發在先我既蓬飄兄亦株連兄不我捨水涯山巔村酒過墻野菜共掘居亡幾何迭起持節鄞揆慕我再召再輟我專一壑兄帥百粤上於吾儕其仁如天衆皆傾擠獨斷保全我復駕軺朝方改絃晚面清風頓首榻前端平諸人凋零誰在僅餘一二山林嶺海昔猶盛壯今各老大匪亟收之恐不可待芻言稍切天為

動顏退白丞相甫數日間詔以南伯鎮於西山心竊喜
兄生入玉關夫河滞留嚴裝未發怪鵩禍貫妖星隕葛
得非霧潦無乃炎熱縉紳相弔蒼黔望絶符靖而後賢
少國空繫世道者道鄉了翁兄之諫書不愧二公誰為
南董發揮遺忠兄處友朋恂恂謙抑終日默然欲語面
赤一奮其勇萬夫辟易器之鐵壁彦和玉尺嗟嗟斯人
今也則亡胡不旃厦胡不廟堂胡不錦歸壽考徜徉揮
金於宗釣遊於鄉我自童蒙則忝親友同學青衿分路

白首富貴朝露惟名不朽兄聞我詠必舉我酒嗚呼哀哉

工部弟祖奠文

嗚呼海鄉多風天寒歲暮人家相戒堢塞北户汝胡為哉䰟車祖馬捨此先廬即彼中野吾辛勤一生養汝待老汝兄汝弟頼汝亢宗汝婦汝子仰汝終身汝掉臂長逝畧不返顧六親之人相與悲哀慟絶號叫汝而不聞也然宅兆已成時日已練前之悲哀慟絶號叫者雖欲

挽留汝而不可得也悲夫豈不甚可痛哉汝數有盡我
哀無極聚族送汝幽明永隔嗚呼哀哉

工部弟掩坎文

嗚呼吾嘗大耋之年失鍾愛之子固已無腸可斷無淚
可滴矣矧臨窀穸痛如之何然逝者之復於土猶行者
之至於家也西山之麓汝所遊憩汝安歸之以蕃汝繼
嗚呼哀哉

祭王實之少卿文

嗚呼幾千百年生此奇崛如何一夕奪之奄忽場屋之學芻狗暫設餓而空空未叩先竭兄如鉅野衆流蓄泄又如良賈百貨陳列時人之文才力戞戞機杼軋軋邊幅短乏凡筆一揮龍騰驥掣若不經心辨麗條達望古慨慷傷時憤切延和之疏玉堂之札固已轟雷霆而揭日月至於窮愁幽憂論著感發單詞半簡亦足藏名山而俟來哲獨竊怪夫昔之生才也為衆論所親附所崇奬今之生才也受一世所媢忌所挫折去國五閏入館

數月衡困拂亂跋疐躓蹶絳灌害賈蘄藺譊屈精華落盡僅存氣骨尚不少假化爲異物嗚呼使兄進用而補袞闕安昌之劒可請延齡之麻可裂兄雖退處幅巾短褐後生資其匠斧憸人懼其筆鉞今二者皆已矣此逢掖之士所以空巷而祖送金石之友所以反袂而慟絶嗟夫天耶人耶爲此酷烈以理推之不得其說豈萬類困其凌暴草木惡其挑抉仲達輩方幸孔明之死之問等不堪審言之壓要之千萬世而下媢忌者挫折者喙

已箱骨已朽兄之樹立終不可得而磨滅以此較彼果孰優劣嗚呼兄昔為端平相君而來坐端平相君而斥迫鈞軸之再秉蓋弓旌之屢迫兄愀然曰預其憂者不必預其樂同乎處者不必同乎出詡紀瞻之逡巡如臧氏之否隅以文忠正獻之大老不能援守道子美之二客豈獨今哉其來自昔凶訃初傳主相嗟惜汲黯劉向西都遺直不躋大用皆止卿秩兄官似之亦其流亞嗟我於兄少相親昵師門同升朝路偕黜劇談共燈俊遊

聯屐介以鐵庵樂哉三益庵歸不早勤官而卒兩翁相
對情味蕭瑟我嬰沉痼兄有憂色饋藥裹飯三顧蓬蓽
曾未幾日聞兄疾棘我猶伏枕兄遽易簀莫視衾含莫
執紼䄙束匆後至數易旬浹含毫誄兄苦語衰颯嗚呼
哀哉

祭鄭伯昌吏部文

嗚呼季世諱言上下恬熙進而用世惟黙最宜婾風既
成直道遂衰仗馬息鳴寒蟬罷嘶端平履畒衆皆依違

君首奏記掊擊其非嘉熙易相或獻頌詩君復袖疏指
陳其私淳祐兵財各有典司或問於相謝曰不知君方
遠使拜疏驛馳欲究時弊遑恤身危浙左建牙江右褰
帷雪屬吏誣抗御史威解污吏印奪戚里麾凡此大節
尤為崛奇自頃以來魁柄屢移士喪所守翕翕和隨邪
楊反覆王呂合離遺臭萬代取快一時君終其身不可
磷緇何去之速何來之遲以臺郎徵堅卧固辭上嘆其
高出節近畿壯圖盛心百未一施古有神膏今無瘍醫

嗚呼斯人僅止於斯自我交君將二十期俱事文忠同為軍諮善每心服過必面規相約早退享黃髮期君今已矣孰知我悲平生取友曉星就稀先奪德潤次失實之俄又哭君後凋者誰穹穹厚厚脩短孰尸孰鄙而壽孰哲而萎豈今獨然自古如兹欲視君窆病起尚羸往此東芻長慟累欷嗚呼哀哉

祭杜子昕尚書文

嗚呼自渡江以來南北分裂而畏葸二字遂為士大夫

膏肓骨髓之病石勒長驅晉公卿皆為俘虜王衍懼而勸進於時豪傑之士奮然以勒為不足畏而敢與之抗者祖逖劉琨而已北邊初動李業首張大其登山如虎入水如蛟之勢以沮國人雖二种不能戰劉韐張孝純不能守於時疆埸之臣奮然以北兵為不足畏而敢與之抗者宗澤陳規而已上下千百年間士大夫功名事業可追儷此四人者公其人焉北兵入邊蜀漢淮之名臣巨屏金湯失險陵谷易位多矣公為天子守豐守廬

敵歲歲來攻公歲歲登陴久或數月近亦累旬矢石交發飛鳥不通人謂危在旦夕公徇於衆效死毋去不以其身獨免卒之與城俱全視祖於譙劉于并宗於汴陳於順昌之事無愧色嗚呼公蕭然澤臞射不穿札勇不挾輈徒以肝膽輪囷忠義奮發挺孤身於百萬虎狼之中意定神閒夷然無懼此固良將勁弩之所不能犯羸師減竈間諜之所不能誑衝梯之所不能攻攢砲之所不能害也昔廉頗一飯數升以求復用孟德分香賣履

見於垂没公甫七袠筋力未衰解凌煙之冠紱訪故鄉之釣遊及示微疾盡空諸有賑六姻之貧弱弛巨萬之逋責進退存亡人之大變而公處之從容閒暇如此不亦偉然大丈夫也哉僕幼納交今亦白頭公書未荅公訃已傳追懷平生感慨世道國慼如此敵强如此曷不留公以條人望瓣香束芻道遠禮輶公嗜余文必歆此誄嗚呼哀哉

魏國大殮祭文

嗚呼昔我先君蚤棄諸孤某耿然甲官仲叔未仕季方七歲緒業重貲産薄門戶甞微矣吾母以孝敬訓子以苦淡持家餓而債者起蠱者飭弁而笄者婚嫁畢而微者通顯歲時子女婦若內外孫曾孫拜起堂下者數十人晚見某使粤使楚使閩仲守樵守潮守泉叔亦佩新興符門戶復盛矣而吾母家法益孝謹益苦淡不改其度盖一世之所共羡者曰壽曰貴吾母得年八十有八可以言壽矣開湯沐郡者再國者四可以言貴矣然吾

母未嘗一日有舒泰之心欣豫之色每安乎一簞半菽之簡易寧計夫五鼎三釜之豐嗇悟本心覺性於佛祖得至言妙義於揮客視身等夢幻之境以家為旅泊之宅豈暫來於震旦竟返歸於兜率其所以遊戲人間稍久者良以慈愛之情鍾子孫之緣重有不容釋推母之心思母之德雖百口之皆飽暖恐一雛之失卵冀自哭仲氏遂減眠食疾棘蔓仲恍如平昔顧復一念終不厭斅其等六十餘年團欒侍膝一朝酷罰萬古永隔音不

復聞容靡再覿此身有盡竭此究終罔極嗚呼哀哉尚享

魏國祖奠祭文

嗚呼吾母年垂九袠嫠居三紀未嘗一日遠去諸子今安往哉桑陰屢徙棄此萱庭即彼蒿里向者平旦寢門問安夜深擁爐幼稚繞膝之地今塵凝一榻矣蛩鳴四壁矣高堂化為塋室斑衣化為衰絰笑語化為哭泣魚軒象服化為䰟車祖馬嗚呼窮天下之悲極人世之慘

有甚於此者乎六親寛譬之言四方弔唁之書類曰若等事毋日長可以無憾矣嗟夫惟其事毋之日長故喪毋之痛鉅念毋之腸裂哭毋之泣盡而繼之以血也城南之阡天相陰隲日吉時良將即窀穸闔門攀號蒼天罔極

魏國掩坎文

嗚呼先君之沒三十六朞拊我誨我賴有慈毋毋復逝矣雖生奚為下從九原亦不敢辭所以尚延須臾之息

奉窀穸之事者盖念付授之甚重懼緒業之寢微三月而葬古今用之迺命卜人迺訊墓師采合祔之禮稽同穴之詩啓玄堂之如新瞻宰木之合圍雖小子恨乏之表阡之筆然先親無愧積善之題痛音容之逾邈憶詁言之可師尚昆雲之庇燾展門户之扶持

矐軒掩坎祭文

嗚呼兄殁僕有垂死之病兄葬僕抱不天之痛前不得拊棺而哭後不得臨穴而送念斬板之莫相徒寢苫而

内訟憶談諧之如生恍精爽之如夢猥承掌珠之戒見託銘筆之重無希文永叔之力量何以發曼卿子美之豪縱然於兄而有嶄則友朋之安用惟長息之受教屬佳城之襄奉陳生芻之不腆空宰木而長慟烏虖哀哉尚享

代祭故相文不用

公相兩朝廿有六年匪曰人謀有數存焉在昔忠定挾龍飛天得君如公不如公専俄而乞身動或掣肘得君

如公不如公久公之遇合開闢未有冠絶諸公亦過厥
考秀眉玉色蟬冕袞衣雖嬰美疾尚决繁機帝欲拜公
魏公太師公懼湍盈頓首牢辭援立之勞圖回之策士
有公評史有直筆今其已矣朝野驚嘖我猶慨然追感
疇昔生殺予奪在公手中我於國論安敢不同詩刺背
憎書戒面從衆為一談獨守孤忠諫官御史章奏湍袖
曰非竄投無以懲後弗置嶺海俾安畎畝天子聖明相
君忠厚歲晚起廢恩怨掃空我愧高平君似吕公屬時

多虞聞公告終不腆束芻尚鑒微衷

哀詞

秦伯舉哀詞 少作

建康男子秦綱余丙寅歲始識之於西湖時朝廷議北伐一日除三宣撫使諸戎帥皆遥制河南北山東西全盛時故疆領其節度克日進攻綱固喜功名用其策干長安貴人皆莫省既而師出無功三宣撫俱罷詔出樞臣督視京口余里人方侯信孺被選使北邊議和辟綱

偕行比三往返侯坐吏議謫臨江綱送侯出涕居鬱鬱
不樂明年郴吉賊竊嘯聲撼嶺外詔起侯守曲江會合
討捕綱曰壯士時不可失徒步往謁時赤水峝賊散白
旗踰嶺侯曰是軼入吾境不可縱分帳下兵以綱將之
募土豪鄉導披溪谷窮巢穴綱入益深所將士多亡去
賊格鬬轉苦綱死之訃至侯哭之野綱為人短悍有胆
氣飲啗兼人嘗游邊多與退校故將游對客語今古成
敗指闗塞虛實歷歷可聽憶余客都城大風雪卧邸中

綱夜踐雪邀余買酒鱠鯽酒酣出其詩與文皆悲健豪語顧寢榻上敗絮一襲書一卷取視之輿地志也憶綱死矣余性懦愛綱之豪且果有病其鋭也又恚乎偷生者之多也又哀夫以綱之布衣而死也且寇興以來廟堂困籌慮大農窘供億居討賊之任能礪鋒頴與賊角一戰者未聞也況死節乎乃為哀詞以弔綱或曰綱有母在而輕死聶政所不忍為也余曰不然彼韓相俠累非得罪於天下者政乃以其親之遺體快他人之私仇

此名教之所宜絶也肩冦之罪通天矣豈獨欲得綱而僇之雖綱之母固將甘心焉張湯死母不哭吾意綱母子亦然客有自曲江來者言方侯祠綱於佛寺因書以寄侯使刻之祠中綱字伯舉死時年四十餘其詞曰余憫士之媮兮吁嗟乎悲哉持婉孌為身梯兮指狷介為禍媒質魁然而美好兮中慴怯如婦孩嗟夫君兮何慨慷氣尤鋭兮力孔剛倚長鋏兮撫八荒彼肉食者出而專征兮亦入而訏謨設一塵之警兮駭鳥鼠之奔呼臣

節棄如遺兮或忍蒙夫垢汙嗟夫君兮生爵窮短褐兮食不充孰激而死兮義之從庾嶺峩峩兮下有江桄榔蔽天兮號哀急之濤瀧蠻雲蜑雨兮瘞玉其邦跨修鯨而翳鵠兮遊汗漫與空硿烏虖世以敗為辱兮成為榮君以義為重兮生為輕陳哀詩兮祼薦乗迴風兮送迎

後村集卷三十五